

# 香合、梅花與嬰香—— 宋人品香二三事

■ 何炎泉

宋朝開始流行著各種品香的活動，尤其是社會上層的人們，不僅對於各種香味相當敏銳，也發展出香的各種品評與審美。品香也就與喝茶、插花、掛畫、聽琴、談禪等，都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藝雅事。古代的香味當然難以保存，連文字記載也相對困難，因此過去藝術史研究中，鮮少提及嗅覺的部分。這些作品出現時，也不容易聯想到香，甚至連黃庭堅手抄的嬰香方都被定名為「藥方」。然而，透過宋人最愛的梅花，可以將此四件看似無關的作品聯繫起來，分別是蘇軾的折枝梅、善畫梅的揚無咎、宋徽宗的梅花、具梅香的嬰香。儘管梅花在作品中各自代表著不同的象徵意義，卻又彰顯出其兼容並蓄的豐富內涵。透過這些作品，可以感受到北宋香文化的無所不在，儘管味道早已煙消霧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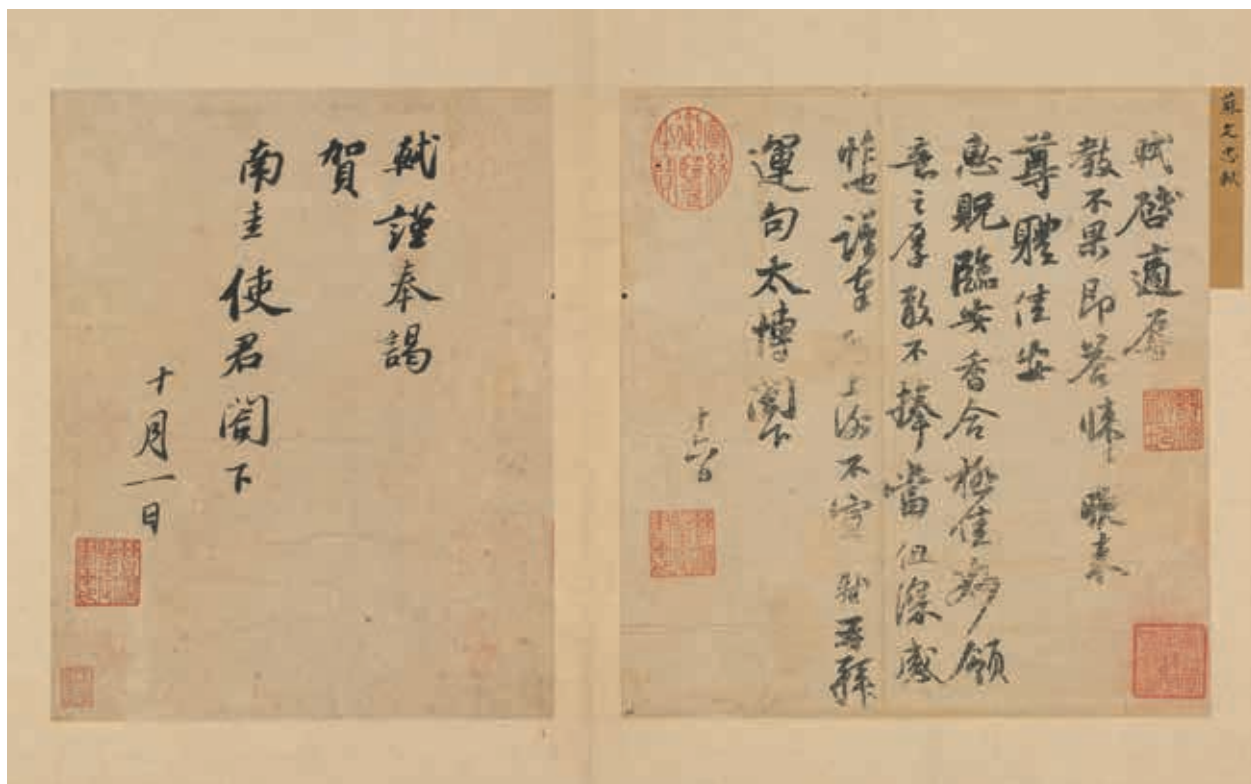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 宋 蘇軾 致運句太博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宋朝開始流行著各種品香的活動，尤其是社會上層的人們，不僅對於各種香味相當敏銳，也發展出香的各種品評與審美。品香也就與喝茶、插花、掛畫、聽琴、談禪等，都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藝雅事。隨之而來的就是爭奇鬥艷的私家配方，例如宋徽宗（1082-1135）在宮中設香坊，指揮匠人開發新香方，妃子們也會加入行列，文人喜愛蒐集、研發不同香方，以加強各自的文化優勢。從王公、貴族、大臣到文人，莫不以追求新奇獨特的香品與香具為目標。

為了讓品香體驗更加豐富，許多人並不僅止於研發新香品，而是對香展開了全面研究，只要能夠相得益彰的都會加以考慮，例如范成大（1126-1193）〈雪寒圍爐小集〉：「席簾紙閣護香濃」，就利用冬季保暖用的紙閣、紙帳當作焚香的最佳場所。唐宋時代，過冬時禦寒的紙閣，是以木榻為基本屏架，上糊白紙，然後將朝陽開窗的牆壁前圍合三面，留出門道，以草簾障蔽，上面用同樣的紙屏蓋頂。這種小巧的房中房，陽光透窗，火爐置中，溫暖適意，深受文人喜愛。<sup>1</sup>

## 香合

蘇軾（1037-1101）〈致運句太博尺牘〉（圖1）：軾啓。適辱教不果。即答悚悚。晚來尊體佳安。惠貺臨安香合極佳妙。領意之厚。敢不捧當。但深感忤也。謹奉啓。上謝不宣。軾再拜。運句太博閣下。十六日。

用筆圓潤秀麗，線條流暢優美，為其早年書風，推測約書於熙寧四年（1071）。此時期蘇軾因為批評新法，忤逆王安石（1021-1086），在熙寧四年四月被外放擔任杭州通判。點畫之際無不顯露傳統書學功底，與貶黃州以後的書風差

距甚大。這種早年書風因為不夠典型，往往遭無識之士冷落棄置，導致傳世數量不多。現今看來，除了書量上的珍稀性外，對於探索蘇軾書法也有著關鍵性的地位，缺乏這些前期作品，所有的探討很容易淪為臆測與空談。信札內容很簡單，主要是致謝對方贈送自己一個極佳妙的「臨安香合」。

香合即是香盒，盛放香料的容器，從漢代即有實物出土，北魏時期（386-535）已經很普遍。作為賀禮使用，在晚唐以後開始流行。到了宋代，從皇帝、貴族、官員到平民，贈送香盒賀壽成為一種禮節，也是流行時尚。紹聖二年（1095），蘇軾被貶至惠州，而其弟蘇轍（1039-1112）則貶在筠州，在蘇軾給表兄程之才（字正輔，約1035-?）的書信中，就曾有提到給其弟作為「生日禮物」的香盒，「有一信篋並書，欲附至子由處，輒以上干，然不須專差人，但與尋便附達，或轉託洪、吉間相識達之。其中乃是子由生日香合等，他是二月二十日生，得此前到為佳也」（蘇軾《東坡全集》，〈與程輔提刑二十四首之九〉）。

生日賀禮的香盒應該還是以金銀材質為主，不過宋代瓷香盒也被大量使用，只是瓷盒品類用途極廣，不容易區分，可能是粉盒、油盒、花盒、藥盒等。另外還有雕漆香盒，明人屠隆（1543-1605）《考槃餘事》：「有宋剔梅花蔗段盒，金銀為素，用五色漆胎，刻法深淺隨妝露色，如紅花綠葉，黃心黑石之類，奪目可觀。」認為雕漆香盒為諸物之冠。<sup>2</sup>

## 梅花

蘇軾這封信，光是紙張材質選用與處理，就顯示出有多麼慎重其事，加上書寫時，字裡行間所顯露出的從容與自適，都讓觀者不難想

像，收到臨安香盒的蘇軾有多麼愉悅。這張紙經過約千年的歲月蹂躪後，很清楚可以見到紙面加工的物质脫落不少，連帶使得墨跡部分也受到損傷，不過因為還帶有一股特殊光澤，尙能推測出是一張相當高級的加工粉蠟箋。相較一般抄造後未經加工的生紙，這種熟紙因為工序的繁複而更顯貴重，也更適合書寫。事實上，不僅止於此，雖然已經是一張很高級的熟紙，還額外表面施作研光來裝飾。可惜目前從正面幾乎完全見不到任何紋樣，僅能在從墨線上可依稀見到隱隱約約的小局部，對於整體圖案更是完全處於一種不明的狀態。

筆者在與國立故宮博物院照相室攝影師林宏熒討論下，依據研花箋紙的製作方式與特性，決定不採一般正面取景模式，改從側面斜向拍攝，之後再由攝影助理林子淵負責後續影像處理，終於取得到一個完整的折枝梅花圖案。（圖2）

折枝梅花裝飾的消失，最大原因就是研光施作的技法，據宋代研花箋紙實物及文獻記載，當時文人會自行在紙張上研花裝飾，也會依據需求製訂加工研花箋紙所需的雕板。製作的過程十分簡易，只要將紙張放置於雕刻好的凸板上，利用光滑硬物在紙面上加以研壓，板子上的紋樣就會突起，圖案內的紙張也會因為被研磨過而更顯緊結光滑，此時也很容易因質地的鬆緊變化出現反射光澤上的變化，因此才會被稱為研光。

不難想像，在剛剛研製好的時候，因為圖案邊緣有明顯壓痕與光澤，加上讀信時的眼睛與紙張角度都不固定，要看到現今十分不明顯的圖案並不是問題。然而，這類出於文人自行加工製作的研花箋紙，往往因為只是施以物理性加工，所以經過裝裱的工序之後不僅整體呈現平整的狀態，原來研光的緊密表面也可能因

為噴溼而還原。

總之，蘇軾特意使用一張等級非常高的研光折枝梅花粉蠟箋，顯示此人與此物在其心中之地位。除了紙張的精心加工與書寫之外，折枝梅花圖案的選擇也饒富意味。折枝梅在北宋箋紙上的出現，說明了不只在文藝上，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扮演重要角色，例如冬天的紙帳、閣中就會以折枝梅瓶花布置，或以水墨梅花加以裝飾，如此便可以在清幽梅香、梅影中入睡與醒來。<sup>3</sup>

梅花清新脫俗與傲雪盛開的特質，自古即被賦予君子人格。宋初梅妻鶴子的林逋（967-1208）寫下「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」，被譽為詠梅千古絕唱。透過歐陽修（1007-1072）與蘇軾等人的推波助瀾，梅花與林逋的隱士形象更是緊密結合，讓梅花的君子意象有了進一步的發展，讓北宋這群有志難伸的文人們，往往將自身比喻為孤高絕俗與貞潔自愛的梅花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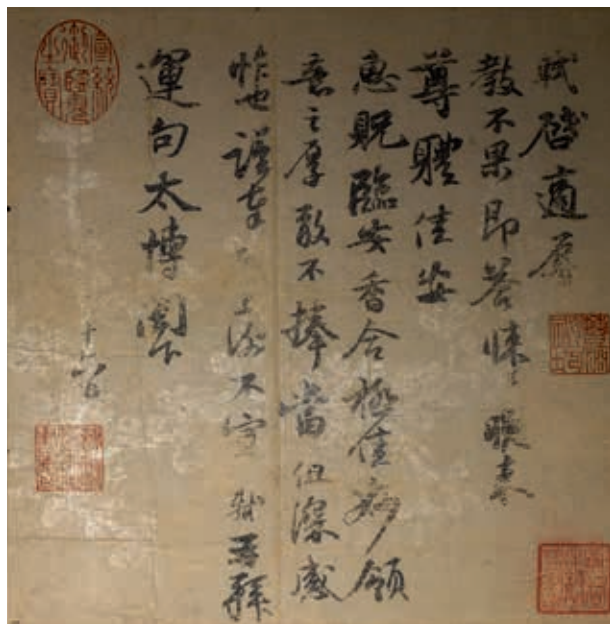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宋 蘇軾 致運句太博尺牘（特殊攝影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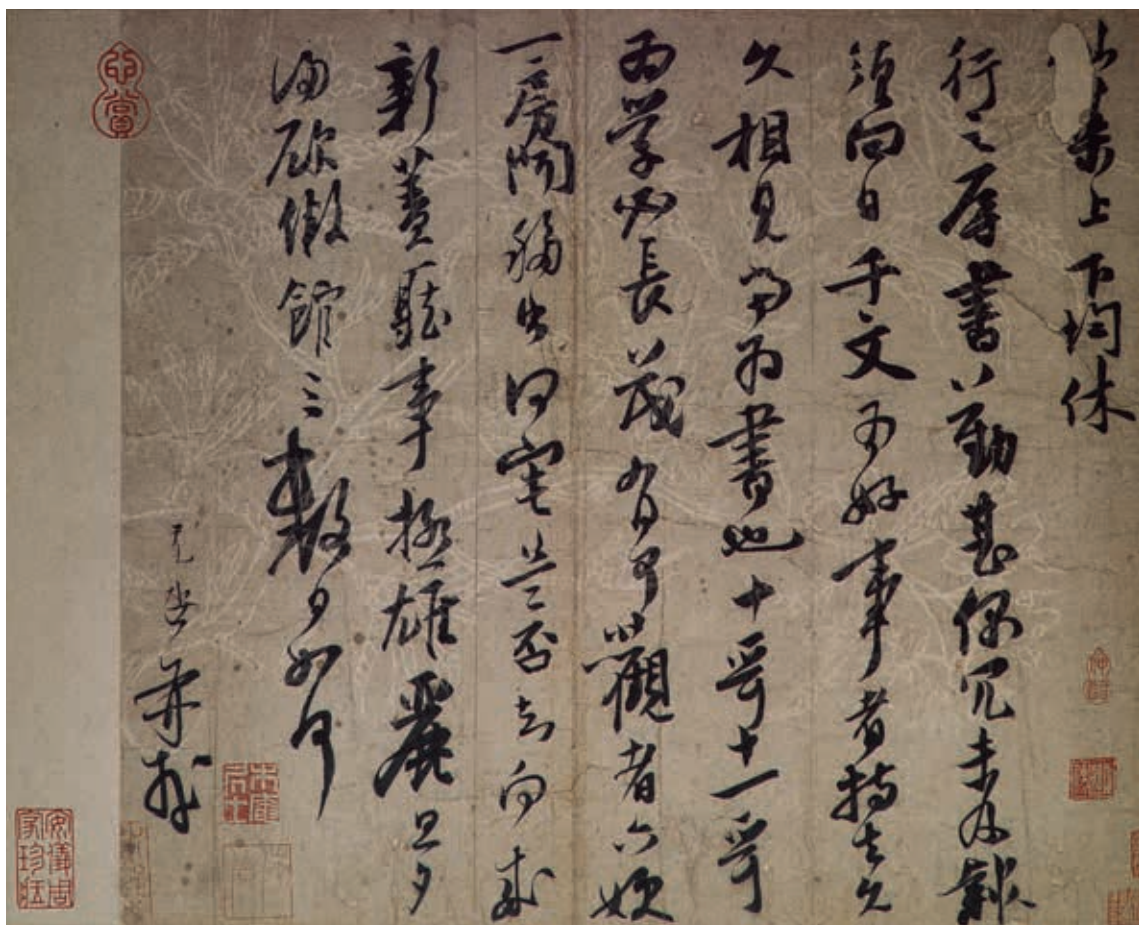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-1 宋 楊無咎 書尺牘（特殊攝影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蘇軾就寫了四十多首關於梅花的詩，幾乎涵蓋所有的梅花意象與象徵。

他被貶至黃州的途中，在麻城春風嶺上，看見一株株高潔的梅花盛開，獨自於困境中奮鬥，不禁想到自己剛剛脫離險境，有感寫下〈梅花〉：「春來空谷水潺潺，明礫梅花草棘間。昨夜東風吹石裂，半隨飛雪渡關山。」表面寫詩梅花，實際上卻是訴說不幸的遭遇，巧妙地讓梅花成為自己的代言者。此詩書跡《梅花詩帖》是初抵黃州（1080）所寫，幸運地被保存在《西樓蘇帖》（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）中，

讓世人得以見到極其罕見的狂放大草作品。這樣的作品往後再也沒有出現過，因為與其書寫觀相抵觸，他五年（1085）後《題王逸少帖》：「顛張醉素兩禿翁，追逐世好稱書工。何曾夢見王與鐘，妄自粉飾欺盲聾。」清楚表明完全不贊同唐朝狂草的態度。顯然，這樣大膽的書寫嘗試，發生在謫貶黃州初期，更像是一種人生宣示或是切割，預告接下來的蘇軾將有所不同。

除了梅詩，梅畫當然也是北宋文人的重頭戲，尤其是墨梅的出現。據載墨梅創始人為北宋花光和尚（釋仲仁），長期居住湖南衡州花

光寺，揚無咎（1127-1206）得其畫法而有所變，更能表現梅花的特性。

揚無咎，字補之，號逃禪老人。自稱為揚雄（西元前 53-18）後裔，故其書姓從「扌」。他常常對著梅花臨寫摹畫，最能表現梅樹的形神，除了形象逼真外，更富有文人的寫意情趣。據《皇宋書錄》所載，揚無咎書法學歐陽詢（557-641），稍變其體，江西碑碣多其所書，書畫皆受到時人的珍藏。〈尺牘（均休帖）〉（圖 3）寫於折枝花卉之研花箋上，信中允諾，日後會為友人寫〈千字文〉，可見揚無咎書法為時人所喜。此作結字緊峭，筆法遒勁，確實源自歐陽詢。筆畫使轉變化，線條豐厚流暢，則承繼自米芾（1052-1108）書風。

面對梅花的風潮，藝術天賦很高且深具文人精神的宋徽宗，自然也不能免俗，〈蠟梅山禽〉（圖 4）即為傳世梅畫中之代表作。畫冬日裡，瘦硬蒼老樹枝上綻放幾朵梅花，枝上棲息著兩隻依偎的白頭翁，梅枝間胡蜂飛繞，樹下更有二株山礬。由於他格外重視寫生與觀察，對於物象描繪，莫不刻畫入微，因此花鳥在他的筆下，就顯得栩栩如生，精采傳神。徽宗以瘦金書題：「山禽矜逸態，梅粉弄輕柔。已有丹青約，千秋指白頭。」筆畫瘦而挺勁，結體雖是楷法，然而整體運筆飄逸豪放，帶有一般楷體書寫所容易缺乏的靈動性。書寫時刻意將筆鋒使轉、運筆提按等動作外顯出來，清楚保留下寫字筆法，頗具書法教育的意識。若將此舉動放置於當時文人間紛亂的筆法之爭脈絡中觀察，完全吻合其對於繪畫、醫學、音樂、建築等等的統一行動。詩中「丹青約」指愛好繪畫的堅定心意，白頭翁經常借喻為相愛一世的夫妻，也成為徽宗一生投身丹青世界的借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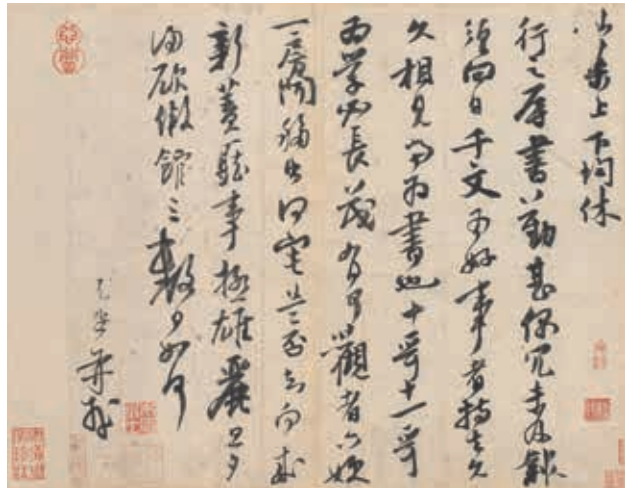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-2 宋 揚無咎 書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4 宋 徽宗 蠟梅山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## 嬰香

梅花香氣清幽，是香方中恬淡一味的代表，深受宋代文人所喜。梅花香方之中，最著名的當屬韓琦（1008-1075）的「濃梅香」，北宋末陳敬《陳氏香譜》中記〈韓魏公濃梅香又名返魂梅〉：

黑角沉半兩、丁香一分、鬱金半分（小麥麩炒令赤色）、臘茶末一錢、麝香一字、定粉一米粒（即韶粉是）、白蜜一盞。右各爲末，麝先細研，取臘茶之半，湯點澄清調麝，次入沉香，次入丁香，次入鬱金，次入餘茶及定粉，共研細乃入蜜，令稀稠得宜，收砂瓶器中，甯月餘取，燒久則益佳。燒時以雲母石或銀葉襯之。

《陳氏香譜》同時記載了一則軼事，以畫梅著稱的花光長老，派人將兩幅作品送給黃庭堅（1045-1105），黃便與好友惠洪（1071-1128）一同在舟上欣賞。他馬上感嘆，很遺憾沒有香味，惠洪隨即取出一香來點焚，隨即就好像初寒天剛亮時，走在於西湖孤山梅花林籬笆旁，可以聞到新鮮清晰的梅花香。黃庭堅好奇此香從何而來？惠洪說此款〈韓魏公濃梅香〉是蘇軾從韓琦府中所得，後來傳授給我，不知因何故沒有傳給向來有香癖的你。

周紫芝（1082-1155）〈漢宮春〉詞序：「明日劑成，下幃一炷，恍然如身在孤山，雪後園林、水邊籬落，使人神氣俱清。又明日，乃作此詞歌於妙香寮中，亦僕西來一可喜事也」。〈韓魏公濃梅香〉還有個響亮名字叫「返魂梅」，是黃庭堅所取，他認爲「濃梅香」未能貼切梅花的香氣，故而改爲「返魂梅」。南宋曾幾（1084-1166）〈返魂梅〉：「徑菊庭蘭日夜摧，禪房未合有江梅。香今政作依稀似，花乃能令

頃刻開。笑說巫陽真浪下，寄聲驛使未須來。爲君浮動黃昏月，挽取林逋句法回。」方回（1227-1305）《瀛奎律髓》注：「此非梅花也，乃制香者合諸香，令氣味如梅花，號之曰返魂梅。」

生活於南北宋之際的張邦基（約1131在世），曾在一僧人處聞得韓魏公濃梅香，感覺「香韻不凡，與諸香異」，將此事記載於《墨莊漫錄》中：

予在揚州，一日獨游石塔寺，訪一高僧，坐小室內。僧於骨董袋內取香如芡許，炷之。覺香韻不凡，與諸香異，似道家嬰香，而清烈過之。僧笑曰：「此魏公香也。韓魏公喜焚香，此香乃傳其法」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他聞到香味的當下，居然認爲與道家的嬰香類似。「嬰香」之名出自陶弘景（456-536）編《真誥》中：「神女及侍者，顏容瑩朗，鮮微如玉，五香馥芬，如燒香嬰氣者也。香嬰者，嬰香也，出外國。」黃庭堅墨跡〈書藥方〉（圖5），所書內容正是嬰香方：

嬰香。角沉三兩，末之。丁香四錢，末之。龍腦七錢，別研。麝香三錢，別研。治了甲香壹兩（刪去）錢，末之。右都研勻，入艷（點去）牙消一（圈去）半兩，再研勻。入煉蜜四（圈去）六兩，和勻。蔭一月取出，丸做雞頭大。略記得如此，俟檢得冊子，或不同，別錄去。

方子基本上與陳敬《陳氏香譜》中〈嬰香〉一致，唯獨少了旃檀香，然《武岡公庫香譜》中〈嬰香方〉亦無旃檀香。由於張邦基曾將不參旃檀的〈韓魏公濃梅香〉誤認爲嬰香，從配方上的異同便能推測黃庭堅的配方應該比較合理。

這些香方中還有個關鍵，就是黃的主香爲海南角沉，《陳氏香譜》則是沉水香。自從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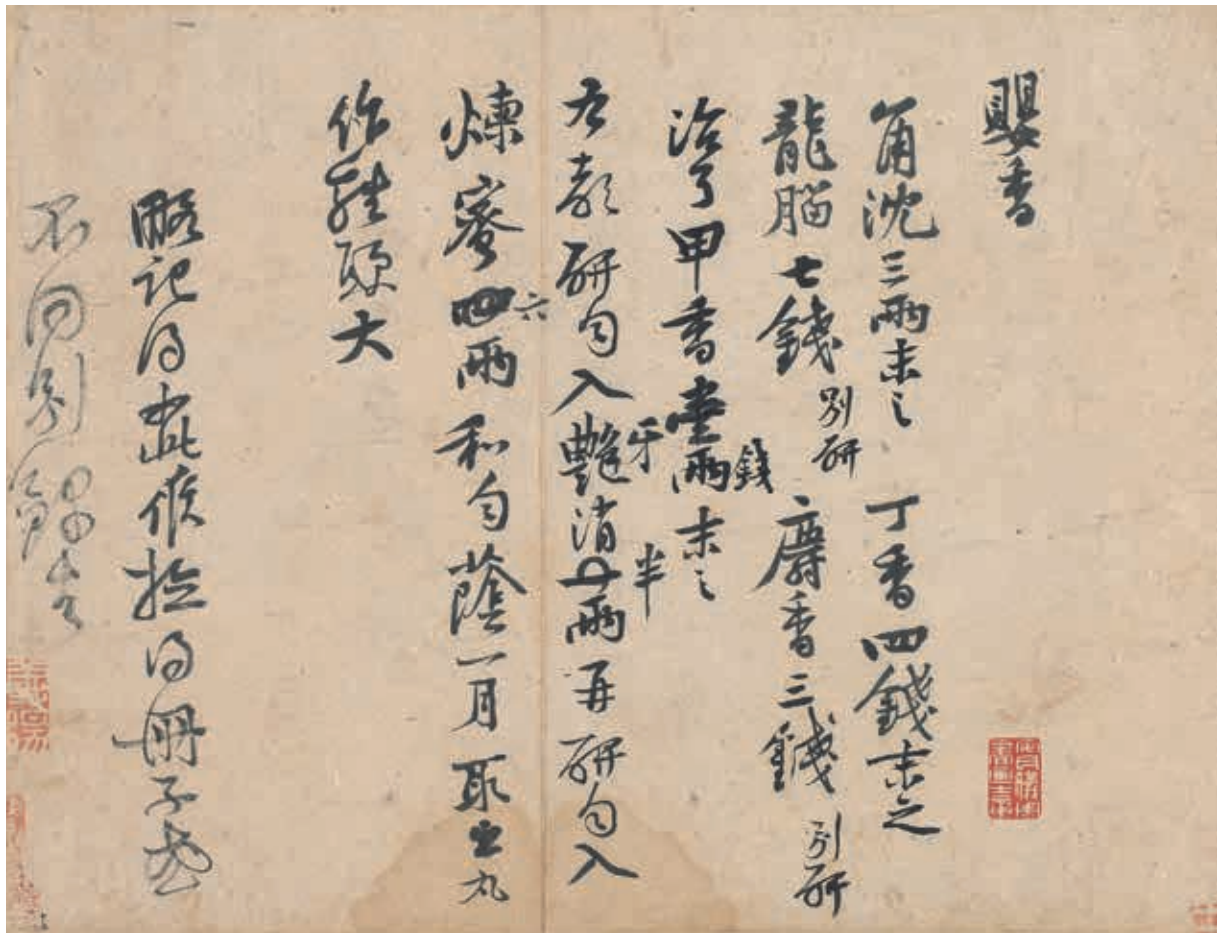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 宋 黃庭堅 書藥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初丁謂（966-1037）流放海南，為海南沉香寫下〈天香傳〉後，便確立其獨尊的地位，深深影響了文人對角沉的喜好，例如黃庭堅的香方就只用海南所產。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曾針經比較過兩者，指出「大抵海南香氣皆清淑，如蓮花、梅英、鵝梨、蜜脾之類，焚一博投許，芬馨彌室，翻之四面悉香，至煤爐氣不焦，此海南香之辨也」，而海外「舶香往往腥烈，不甚腥者，意味又短，帶木性，尾煙必焦。」顯然，宋時海南沉香的氣味，基本是類似蓮花、梅花及果香般的清甜香氣，氣味幽遠耐久且無焦氣。

至於來自中南半島等地貿易所得的沉香，帶有濃烈的腥味，即使腥味淡者，尾香也容易出現焦味。<sup>4</sup>

主香海南角沉的使用與具有梅香氣味的特色，無疑再次確認黃庭堅的嬰香配方可能在某些方面接近〈韓魏公濃梅香〉，才會導致張邦基一聞馬上聯想到可能是嬰香。

從香方手稿的書風與最末的附記內容推測，應為黃庭堅於元祐年間憑藉記憶所書，其間才會出現一些塗改。蘇軾〈香說〉：「嬰香出《真誥》，其香見沈立《香譜》」，晁公武

(1101-1180)《郡齋讀書志》提到洪芻(1066-1127?)《香譜》有「《真誥》嬰香」方。洪為黃庭堅外甥，書中也多記載黃之香事。

宋代潛齋《香譜拾遺》所載此〈嬰香方〉之由來：「昔沈推官者，因嶺南押香藥綱，覆舟於江上，幾壞官香之半。因刮治脫落之餘，合為此香，而鬻於京師。豪家貴族爭而市之，遂償值而歸。故又名曰償值香。」亦知嬰香初出時亦名為「償值香」。嬰香還有「本出《漢武內傳》」的說法，實況並不清楚。程泰之(1133-1195)《香說》懷疑此說法：「《漢武內傳》載西王母降燕嬰香，品多名異，然疑後人為之。漢武奉仙，窮極宮室帷帳器用之屬，漢史備記不遺，若曾制古來未有之香，安得不記。」<sup>5</sup>

除了〈嬰香〉，以香癖自居的黃庭堅還提到不少香方，其中又以〈意和香〉、〈意可香〉、〈深靜香〉、〈小宗香〉最為知名，被稱為「黃太史四香」，載於《陳氏香譜》。

面對香癖學生黃庭堅，大才子蘇軾也不惶多讓，不僅對香有相當的研究，也著手開發相關器具，曾經設計過一件〈小有洞天〉石，南宋趙希鵠《洞天清祿集》：「東坡〈小有洞天〉

石，石下作一座子，座中藏香爐，引數竅，正對岩岫間。每焚香，則煙雲滿岫。今在豫章郡山谷家。其家珍重，嘗與告身同置一篋。」向來喜歡奇石之蘇軾，顯然也相當有設計上的天分，將此石配個木質底座，在挖空的底座內放入香爐，在幾個靠近岩穴位置開孔，只要一焚香，便會見到雲煙繚繞的神奇效果。此石後來為黃庭堅所收，成為他最珍愛的藏品之一。

## 結語

古代的香味當然難以保存，連文字記載也相對困難，因此過去藝術史研究中，確實鮮少提及嗅覺這一塊。當這些作品出現時，確實不容易聯想到香，甚至連黃庭堅手抄的嬰香方都被定名為「藥方」，著實令人不解。有趣的是，透過宋人最愛的梅花，可以將此四件看似無關的作品聯繫起來，分別是蘇軾的折枝梅、善畫梅的揚無咎、宋徽宗的梅花、具梅香的嬰香。儘管梅花在作品中各自代表著不同的象徵意義，卻又彰顯出其兼容並蓄的豐富內涵。透過這些作品，可以感受到北宋香文化的無所不在，儘管味道早已煙消霧散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

### 註釋：

1. 黃孟暉，〈古人的「裝修經」：「李漁之壁」與紙閣護香〉，《光明日報》(2012年6月28日)，12版，頁41。
2. 揚之水，〈香識〉(香港：香港中和出版，2014)，頁23-29。
3. 孟暉，〈梅花紙帳里的冬天〉，《中華手工》，2011年11期，頁40-42。
4. 劉靜敏，〈靈臺湛空明——從〈藥方帖〉談黃庭堅的異香世界〉，《書畫藝術學刊》，7期(2009.12)，頁99-119。
5. 商海鋒，〈北宋本洪芻《香後譜》辨正輯佚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36卷1期(2019.7)，頁1-36。